

近日,修缮一新的上海锦沧文华广场试营业。由此,南京西路上又多了一座复合型高端商业广场。锦沧文华广场前身,是锦沧文华大酒店。老地标更新,保留了“锦沧文华”之名,值得点赞。这“锦沧文华”四字,“锦”原是指上海锦江饭店,“文华”是指新加坡文华酒店,两者都是当年锦沧文华大酒店的投资参建方;“沧”,则是指历史悠久的沧州饭店

(亦称“沧州饭店”)。锦沧文华大酒店,就是在沧州饭店原址上建造的。说起这个“沧”字,就要说到沧州路(亦称“沧州路”)。沧州路原是一条很不起眼的马路,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以南、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以西,今已湮没。沧州饭店就源于沧州路。“沧州饭店”名称,历史上一直有两种提法。从当年商号注册名和店招来看,应是“沧州饭店”,但在各类报刊上却又有“沧州饭店”的写法。我查了一下,《申报》从1908年至1935年,有337处写的是“沧州路”;从1923年至1944年,有200处写的是“沧州饭店”。除《申报》外,写成“沧州饭店”的,还有《新闻报》《时报》《民报》《时事新报》《大公报》《晨报》《国民导报》《东方日报》等报刊。这些写法,仅用“错讹”“误写”来解释,恐怕说不过去。当年的商号名称,并没有今天那么规范,不排除有互相变通、约定俗成的可能。最有意思的是,1941年6月28日沧州书场在沧州饭店内开幕,评弹界的专业刊物《弹词画报》在封面上写的是“沧州书场今日隆重揭幕”,到了第3页却写成“沧州书场揭幕”,而在同一页上介绍的书场地址,又写成了“静安寺路西摩路西首沧州饭店内”。可见,“沧州饭店”和“沧州饭店”,不是

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并称形态。

另外,关于沧州饭店创办时间,似也有争议。有人说是1900年,有人说是1924年,两者相差悬殊,莫衷一是。我查到的1911年9月28日英文版《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一则报道称:“沧州饭店(Burlington Hotel)

## “锦沧文华”之“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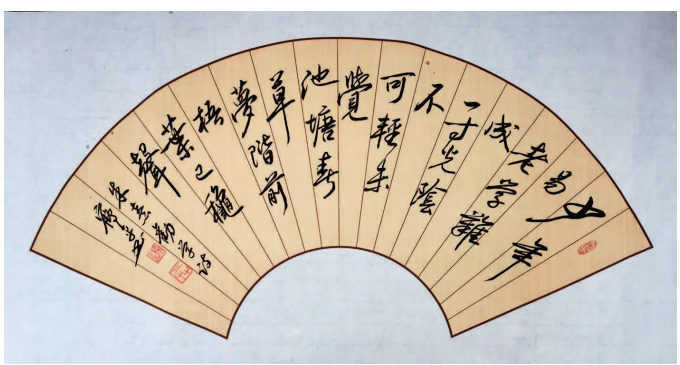
读史老张

将于10月1日开业,超过一半客房已被提前预定。”可见,沧州饭店出世,不会晚于1911年。但是,当时沪上常用“沧州别墅”一词来替代“沧州饭店”。据1922年5月13日《时事新报》报道,驻英公使顾维钧抵沪,“已于昨日起……移寓静安寺路沧州别墅矣”。这里的“沧州别墅”,应该指的就是沧州饭店。在《申报》上,“沧州饭店”(或“沧州饭店”)一词出现较晚:最早出现“沧州饭店”的,是1917年6月8日的洋房招租广告,称有“朝南高大洋房一宅”出租,地点在“沧州饭店后面”;最早出现“沧州饭店”的,是1923年7月13日的新闻报道,称史泰恩夫人等二人因私贩军火,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被捕,“将于明晨在美公堂预审”。

一个“沧”字,记录了历史文脉,意蕴深厚。沧州饭店开业后,接待过众多中外名人,留下过不少逸事奇闻。几年前,我曾为上观写过一篇小文,梳理过沧州饭店的前世今生,在此暂且不表。最近读了两部新书,对于沧州饭店往事,我又有新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郭沫若回国抗战后的最初落脚脚点。过去我一直以为,1937年7月,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一回国,就寓居沧州饭店。读了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陶庵回想录》(陶亢德著),我才知道,郭沫若到沪,最早是住在美

丽园。那时,《宇宙风》杂志主持人陶亢德曾和郁达夫、施蛰存一起,到美丽园的“美丽村某一号”去找过他。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一文,就发表在《宇宙风》上。郭沫若改寓沧州饭店后,陶亢德又“去看过他几次”。有一次,陶亢德还亲自到沧州饭店,陪同他赴锦江川菜馆吃饭。第二个发现,是著名画家、摄影艺术家丁悚曾在沧州饭店做过寿。据上海书店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四十年艺坛回忆录》一书介绍,1946年丁悚50岁生日,“友朋们假座沧州饭店为他做寿,艺坛名流一百多人出席,报道说:‘友朋加入者甚踊跃,足见蜚声艺坛,且平素人缘之好也。’”……这些细节,又为“沧”字增添了墨色。

末了,容我再啰嗦几句。小时候,我家住在“大杨浦”,那里的马路大多以东北地名命名(如松花江路、延吉路、双阳路和抚顺路等),这是上海解放后市区东北角新辟马路的命名规则。我家门口的新宾路,就得名于辽宁省新宾县。新宾路上,承载着我青少年时代的温馨记忆,我对它始终满怀深情。若干年前,早已迁离新宾路的我重返旧地,惊讶地发现,新宾路已被改名为“沧州路”。为什么要改名?为什么要将东北地名改为河北地名?为什么要打破这一带马路的命名惯例?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唯一敢肯定的是,改名后的沧州路与历史上的沧州路毫无关系——此“沧”非彼“沧”也。



书法 施鹤平

## 兴尽晚回舟

宋丽军

许是北方人的缘故,读毕《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我最有感触的还是北方那几个有点没落的运河城市。美食只是城市的一瞥,倘若不去深究,谁能想到如今有些式微的城市曾是流光溢彩到无法安放一生的繁华所在。正如书中所示:才子佳人、传奇神话不只是苏杭的标配,还曾是德州、临清、聊城、济宁这些城市的人文胜景。德州不仅有扒鸡,还有董仲舒的读书台。临清那可是让江南青年陈敬济都迷了心窍的“热闹繁华大码头”,眼见了传奇商人西门庆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聊城有得聊的是一位骑驴上朝的胖状元,他叫傅以渐,顺治帝瞧他每日骑驴办公,不禁作了幅《状元骑驴图》凑趣,据说傅斯年是这位状元的后人。如今山东最有名的城市多半是沿海的青岛和烟台,连济南这座省会城市都似有点稍逊风骚,而多年前引领时尚的德州等运河城市,也已早物是人非。如白居易的感慨“独有秦淮水,无情依旧绿”,唐朝繁华三百年,悠悠流水皆是故事。刘士林在书中说:“万里江南通,九州天地宽。”纵向的时间也是一道风景。一座古老的城池与一条古老的运河一旦结缘,好故事便绵绵不绝。颇富诗思的有情人刘士林老师和他的同道不甘城与河的好故事被人遗忘,用诗情文采谱写大运河的历史、运河城市的前世今生、运河人物的风流与遗憾。每一章,每一节,都以一句颇有兴味的短诗点睛,引人入胜:“源头活水出京华,一水恋恋过通州”“临清人家枕闸河,两岸歌钟十里楼”“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济宁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二十一座城,宛如二十一首诗,各有各的精彩。

跟一位长者说起某人抱怨至今尚未觅得意中人,他沉吟半晌,然后低声说:“如果一把年纪还觉得没人配得上自己,这种想法多半有问题。人生短暂,不必过分谨慎,恋爱不成功也是常有的事,做人要通达。”

同事聚会,众人酒意正酣,突然有人扫兴曰:“人家说每个人一生饮食的总量大致相同,谁先吃完谁先挂。”幸亏有位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博士微笑解围:“比起生活方式,其实基因和情绪更重要。我的观点是吃得健康少活一天,想吃又纠结,少活三天。”此后,想放任自己敞开来吃的时候,想起这番话,顿时老怀大慰。心情欠佳时,走到附近的咖啡馆,点一客“巧克力的狂想曲”。现烤的正方形吐司盒子挖空,内填一大球巧克力冰淇淋,吐司热得烫嘴,冰淇淋冷气森森,搭在一起却意外和谐,盘子上还配着一个尺寸稍小的香草冰淇淋、一团奶油和两块巧克力饼干。惊人的碳水和糖分,但的确是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快乐,偶尔放纵一下又何妨,我这样开解自己。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看似宏大的理论,在厨房里也能指导实践。常去的餐馆因故歇业,想念店里的夏竹笋,灵机一动上网找来福建黄田的马蹄笋,沸水余烫冰水一过,私房白灼笋片也一样清鲜。意大利餐馆的烤羊排停售,买一袋内蒙古的羊排,回家用不粘锅大火两面煎熟,撒几枝阳台花盆里现摘的迷迭香,熄火盖上锅盖焖三分钟即成。吃不上海鲜饭,一锅家常菜总是变得出来的:菜可以用青菜、莴笋叶,卷心菜也可以,用油先炒一下,焖饭时再倒入拌匀,肉选咸肉、肥肉比例高一点的香肠或腊肉。油亮的米饭上点缀丝丝碧绿的点点嫣红,这简直就是《长恨歌》里王琦瑶和程先生久别重逢后的那锅腊肉菜饭,彼此沉默地吃完,相视而笑。

上了一点年纪,却没有刻意掩饰岁月痕迹的明星有种难得的松弛感。前一段时间追看《声声不息》这档综艺节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喜欢其中的叶倩文和林子祥。叶倩文灰白的头发并未染黑,林子祥的声线比年轻时略微低沉,两人笃定的眼神里都有光芒,一开口便震慑全场。《唐人街探案3》里的铃木保奈美,脸上和颈部的皱纹清晰可见,这豁达自信里依然有赤名莉香当年的神采。

豁达的人能成事。友人小说写得精彩,多家影视公司竞相购买版权。她曾自嘲,影视作品不火担心赔本,火了又怕被人骂上热搜,时间久了就学会不看评论,对得起良心的辛苦钱落袋为安,一家老小生活有着落最重要。年过七十的亦舒,至今仍笔耕不辍。她最新的散文集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任何人,做任何事,是因为喜欢,做完有满足成就感觉,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以为谁没了谁会不行。诚哉斯言。

法国影片《全职》,讲的是全职单亲母亲朱莉的生存困境。她有一双儿女,住在巴黎郊区,要坐火车去巴黎市区上班,恰恰在这时,巴黎发生罢工,交通受阻,这让她的生活一塌糊涂。

影片开始,只听沉重的呼吸声,然后是急促的手机闹铃声,画面里朱莉眼睛睁开,意味着忙碌的一天拉开帷幕。她呼唤两个孩子起床、吃早餐,然后把他们送到邻居老太太家里——她负责接送孩子上学。女儿想去儿童乐园,儿子想请同学来家里过生日,她一一应付着。背景新闻播报着巴黎发生罢工的信息。

朱莉在市区一家星级酒店当领班,可以看出,她的工作繁忙,比如领导要她做简报,交职工评量表,培训实习员工。她自己也要分配手下干各种活,比如哪间客房莲蓬头漏水,需换房;哪间房间门坏了,需修理;哪个客人故意弄脏房间,需清理;有没有客人过生日,需留意……本片尽管展现的是朱莉9天的生活,但可能是她人生最紧张的时段。电影引入罢工的元素,让原本从郊区到市区需花数小时的朱莉,更是焦头烂额。她只能想方设法寻找交通工具:有时能赶上最后一班列车;有时能坐上替代车;有时可以租车;有时可以搭陌生人的车;假如交通全线停驶无法回家,只能夜宿旅馆。在巴黎市区也是,如遇公交和出租车司机罢工,她只能奔跑着去上班。电影里好几次出现她奔跑的镜头,导演埃里克·格拉韦尔用这种方式,制造一种紧迫感。

这部电影,虽然情节不复杂,但全片节奏感很强,剪辑干脆快速,不拖泥带水,摇晃跟拍镜头又常常带来一种不安稳,尤其是电子音配乐,配合着画面,激烈、刺激和反复,如潮水一般涌来涌去,让人始终处于一种神经紧绷状态。比如行驶中的火车,窗外风景模糊急速闪过,音乐有一种对时间的急切追寻;巴黎夜色中,音乐加强着朱莉无法回归的绝望;朱莉所有的奔跑都踩在音乐的节拍上,产生一种焦虑感……本片荣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导演在场景色调的运用上,不管是巴黎的街市,还是星级酒店房间,冷色调占据了上风,这显示了环境对朱莉的敌视和她生存的艰难。

邻居老太太因为朱莉常常晚归,甚至不能回家,不愿再为她带孩子,说:“你为什么不在家附近找工作?”

朱莉回答:“当地没有合适我的工作。”朱莉酒店的同事也问:“你常常迟到,为什么不搬到附近来住?”朱莉回答:“我不想让孩子搬到狗窝里。”确实,在郊区有好房子住,在市区有合适的工作,朱莉才愿意来回奔波。尽管朱莉生活陷入窘境:收到银行房贷欠款通知,前夫失业迟迟未付赡养费,事实上,她是经济学硕士,在上一个公司做市场研究,公司关闭后,酒店工作只不过是她的权宜之计。现在,她正在另外一个公司应聘市场研究经理职位。由于找不到代班,她早退偷偷去面试,被发现后遭开除,而新应聘的公司迟迟没有消息,她的儿女也将面临没人照顾的境地。

朱莉由劳尔·卡拉米扮演,获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女演员。她坚强、好胜,渴求发挥自己的潜力,过上美好的生活,被朋友认为是“停不下来的女人”。她工作上干练、有能力,从酒店领班可以看出;对儿女关爱,比如为儿子过生日、买弹跳床……但她又很愤怒,比如遭开除时;无助,比如无法回家;孤独,比如忽然吻帮助她的儿子同学的父亲;茫然,比如失去工作;无奈,比如只能到当地超市去应聘收银员、理货员岗位;软弱,比如对着镜子化妆,泪水盈满了双眼……

影片的结局还算圆满:当朱莉带孩子去儿童乐园游玩,新应聘公司的录用通知,姗姗来迟。在公园,她接到电话,脸上是喜悦的笑容,但却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电影让所有人知道,她未来的生活之路依然不会平坦。

布,第二天一早再轻轻摇晃桂花树,桂花便落花纷飞如雨下。如今,采摘桂花变为购买桂花原料,调好这核心滋味的桂花蜜就是各家作坊争奇斗艳的独门秘籍,我曾经遍访杜泽老街的桂花饼店,唯有单记作坊的桂花最香飘四溢。

又是一年中秋将近,我打电话问家人要不要给他们寄一些学校的特制月饼时,家人连连拒绝:“这些年,吃了这么多月饼,还是麻饼最好吃。”我心服首肯,突然说道:“要不然,你们给我寄些桂花饼吧!”

人的五感中,味觉记忆最不容易遗忘。小时候,在老家老房子四四方方的窗户前,小小的我曾趴在窗沿,伸出双手,举着月饼对着月亮,与家人聊着嫦娥奔月的故事。那时候,我最爱的月饼还不是街巷随处可见的麻饼,而是平日难得一见的广式蛋黄月饼。不承想,时光流转,独在异乡为异客,反倒是曾被自己忽略的家乡美味——用小小的芝麻制成的麻饼与桂花饼,以极简而纯粹的甜蜜口感,唤起我绵长而深刻的唇齿留恋,成为我与家人月下闲聊的话题,更成为我与故乡最温润的联结。

月有阴晴圆缺 露莹山间,皓月当空,现实和历史交汇。

## 月是故乡明

徐闻见

我最喜欢吃的是流传于杜泽镇的桂花饼。桂花饼的底部与麻饼一样沾满了白芝麻,正面却鼓囊得像个圆滚滚的馒头,你若张开嘴咬上一口,便意外地发现里面竟然是空心的。还未来得及感慨上当,旋即一股浓郁的桂花香沁入舌尖,原来,在桂花饼空空的肚子里,还藏着一层桂花麦芽糖,口感松软,甜而不腻。

过去,所有的原料都是纯手工制作,金秋时节,桂花飘香,巧妇们提前一夜给桂花树浇下两大桶水,然后在树下铺上接花的垫

自我离家读书工作以来,不与家人同庆中秋已逾十年。近年来,回想抬头望月的场景,大抵是自习结束走出图书馆时,在校园里看见天上挂着的那一轮明月。

如果月亮很圆,我会下意识打开手机日历,感叹一句古人的智慧,顺便拨通家人的号码。从图书馆走到宿舍的这一段夜路,不长不短,正好够寒暄——太短了显局促,太长了容易有矛盾,偏偏是这恰到好处的距离,让路边昏黄的灯光也变得柔软细腻起来。聊天内容没什么新意,无非是问一问今晚吃了什么,互相叮嘱多喝水,少久坐。若碰上中秋佳节,难免不问候一句:今天有没有吃月饼?

人在异乡久了,距离产生美,月是故乡明,饼是故乡甜。每逢佳节,总会突然回忆起家乡的滋味。在我的家乡浙江衢州,最常见的月饼是麻饼,与广式、苏式、京式月饼丰富的馅料不同,麻饼仅靠芝麻的醇香,就打出全国月饼几大派系之一的美名。

麻饼看似平平无奇,烘焙却十分讲究。一块扁扁的面饼上铺满了芝麻,用双层白炭火吊炉双面烘烤,上为旺火,下为文火,待烤制的麻饼表面芝麻金黄,饼缘依然保持白芝麻本色之时出炉,口感外酥里嫩,搭配乌黑的芝麻糖里馅,甜度恰到好处。